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FOERMOSI

恶魔的脚

[英]柯南道尔 原著

8



侦探小说
畅销好书

逻辑推理优良读物



华夏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F U E R M O S T

恶魔的脚

[英]柯南道尔 原著 赵长年 王梦梅 改写

8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恶魔的脚 / (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A.)著;
赵长年,王梦梅改写.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4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 978-7-5080-4654-9

I. 恶… II. ①柯… ②赵… ③王… III. 侦探小说—英国—
现代—缩写本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4663 号

本书由台湾东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恶魔的脚

原 著 [英]柯南道尔

改 写 赵长年 王梦梅

插 图 冯修磊 黄雪婷

责任编辑 邱 林

封面设计 铁皮人

版式设计 叶 茂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4654-9

定 价 15.00 元

改写者的话

“侦探小说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中心人物是谁？”

“名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这样说。可是，这部书的原作早已成了英国的古典作品，有许多地方已经不尽适合现代人阅读了。因此，我们仍根据柯南道尔的原着，用浅显的文字予以改写，以便大家更容易了解。

我们这套《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比过去坊间看到的中文译本所收录的多出很多，所以其中有很多故事是从来没有被介绍到我国来的，而且由于改写得法，读来更为有趣。



人物介绍



夏洛克·福尔摩斯

世界名侦探，是个具有特殊侦探才智的人。由于过度用脑，遵从医生嘱咐，与密友华生迁居某乡村疗养，可是，在那儿却碰到了一桩“恶魔的脚”的怪案。



华 生

福尔摩斯的密友。两人曾共同合作侦破无数案件，这次又参与“恶魔的脚”等怪案的侦查，并把案情予以详细记录，撰写成书。自以为与福尔摩斯有同样的侦探才智，但始终赶不上福尔摩斯。



杜里格尼斯

经常戴着一副墨镜，和牧师同住在教会里，有口吃的毛病，身材矮小。某夜回家，第二天，两个哥哥突然变成疯子，妹妹惨死，不久，自己也在教堂里自杀了。



史密斯

研究热带植物的学者，是南洋群岛一带特殊热带植物的专家，知道传染性热病的治疗法。回到伦敦后过着奢华生活，福尔摩斯几乎命丧他的手中。



芭奥丽特·史密斯

是个绝世美人，连福尔摩斯和华生博士都为她的美貌惊异不已。她担任钢琴和声乐的家庭教师，居住于柯拉札斯家中，因怪事的发生，求助于福尔摩斯。



葛洛纳男爵

表面上是英国的青年贵族，实际上却是猫头鹰集团的首领。他设计制造了不少案件，都没有留下证据。当福尔摩斯开始对他侦查的时候，却遭到他的暗算。



普雷斯比教授

世界生理学的权威。本来是一位温厚慈祥的父亲，突然变得性情粗暴，行动诡秘，这是什么原因呢？没有人知道。由于福尔摩斯亲临现场，才把谜底揭穿了。



朵利比扬医生

对于癫痫症很有研究，他把研究的心得写成论文，颇获医学界赞誉。有一位名叫布莱斯敦的有钱人曾在报上登载，愿出资请他开设医院，可是布莱斯敦却是一个行动诡秘的怪人。

目 录

第一案 恶魔的脚

恐怖死亡	1
红石子和白色的灰	21
杀人的白灰	31
恶魔的脚	40

第二案 临死前的名探

可怕的传染病	47
用细菌杀人的魔王	56
逼真演出	64

第三案 忧伤的天使

神秘男子	70
威武慑人的名探	98

第四案 安柏黎老人的金库

绿色油漆	108
新名探遇到吝啬鬼	117
巧妙的瓦斯杀人	127
名探与名探格斗	134

第五案 恶魔般的男爵

危险人物	140
险恶的家伙	147
意外事件	153
深入虎穴	160
被毁容的男爵	168

第六案 间谍大战

间谍与外交官	177
伪装	184
大胜利	191

第七案 返老还童的秘药

怪事连连	199
会见普雷斯比教授	210
返老还童的秘药	217

第八案 黑蛇绅士

朵利比扬医生的奇遇	233
神秘脚印	239
自杀？谋杀？	245

第九案 比纳兄弟的狡计

比纳先生	256
歹徒的诡计	267

第一案 恶魔的脚



恐怖死亡

和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位有名的侦探同住在一个房间里，过着共同生活的我——华生，是个医生，所以，对亲如手足的好友福尔摩斯的健康情况加以关怀，是理所当然的事。

万一这位名探病倒了，那么，许许多多来拜托他侦查案件的人，岂不是都要走投无路了吗？

就像我心中所想的那样，各色各样的人把无奇不有的案件，拿来拜托福尔摩斯侦查。

可是，福尔摩斯本人对于这些客人，似乎有点不胜其烦了。

“唉！华生，都是你不好，写什么‘名侦探福尔摩斯’，所以才有这么多人来找我。可是，近来连一件有趣而够劲儿的案子都没有，现在连听他们的谈话，都感到厌烦了！”

说着，他仰起了头，瞪着眼睛，张望着天花板。突然他好像感到什么痛楚似的，紧皱着眉头。

福尔摩斯的脸色最近的确不太好，苍苍白的，连脸型也变得

又瘦又长。我知道，这是因为吸烟过度，运动不足，而且又很少到户外接触阳光的缘故；加以伦敦市内的空气污浊，有什么必须研究的事情，动辄通宵不眠，一直要搞到天亮，所以，近来他的胃口也不太好，吃不了多少东西。

“既然那样讨厌客人，就暂时不要接见任何人。有趣而够劲的案子，哪会经常有？现在，且先别去管这些，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听我的忠告？”

福尔摩斯看到我那一本正经的态度，回答说：“哈哈，忠告吗？你不说我也猜得到，一天最少散步一小时；抽烟不得过度；要有充分的睡眠，不可以通宵达旦；吃东西要细嚼慢咽；生活要有规律——大概就是这些吧？如果还有其他的话，倒愿聆听教益！”

“不，我所谓的忠告不是指这些。”

“那究竟是什么呢？”

“去接受健康检查！”

“哦？是命令吗？”

“是忠告也是命令，一定要接受检查！”

“倒有点像在吓人，是阁下替我检查吗？”

“不！我是外科医生，不能替你作健康检查。”

“哦？原来你不替我检查，那么，我去拜托谁检查才好呢？”

“拜托莫亚·埃艾博士。”

“呵！那是名医嘛！你跟埃艾博士很熟吗？”

“就是因为熟悉才要你去找他。我已经和他讲好了，所以，才会逼着你去呀！”

“这……这简直是强制执行啦！”

福尔摩斯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

担任国立大学教授，并兼该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主任的莫亚·埃艾博士，替福尔摩斯详细检查后，发表检查结果说：“自脑至全身的神经，特别是心脏的神经已经失去了平衡；血压也很高，颈动脉内听得到杂音。现在需要马上易地疗养，中止一切费神的工作，要不然，今后的健康就无法保证了。”

这一下，可把平时极为顽强的福尔摩斯给说服了。他从大学附属医院回到培格路我们的宿舍以后，一见面便对我说：“搬家，搬家！我们搬家！埃艾博士说的，一定得易地疗养才行，地点由你去选择。”

啊！为了易地疗养而搬家，竟使我们碰到两件“怪现象”。不用说，这些事情的发生，在事先我是没有料到的。

西部地方的康瓦耳半岛长长地伸向大西洋海中，在尖端的地方，有好几个村庄，我就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我和福尔摩斯的新居住地。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那里非常清静，而且气候、空气都很好。

村子的名字叫做“奥拉斯”，我们就在那儿租下了一幢建造在山冈上的白色小屋子。

我们没有雇女佣，下厨房、扫地一切都由我和福尔摩斯两人亲自动手。

不出我所料，这里由于靠近海岸，所以空气非常好，阳光柔和；

肉、鱼、蔬菜也都很新鲜，连牛乳也是现挤的。

过了大概有十天，我兴奋地向福尔摩斯说：“喂，在这种地方，假使你还不能恢复健康的话，那就怪了！”

脸色已经好转的福尔摩斯回答说：“托你的福，的确已经好多了，而且饭量也增加了。可是，老是被你在一旁监视着，真有点吃不消呀！”

“嘿，我虽然随时在监视着你，可是，你还不是照样常常溜出去。到底你去些什么地方呢？”

“哈哈，在这个村子里有伟大的宝藏哩！太古时代，这附近的森林中住过原始人，至今还留下不少遗迹呢！”

“你是为了要发掘这些才出去的吗？那么，你对于考古学也有相当研究啰？”

“不，我在森林中碰到一位看上去像是对考古有专长的人，他告诉我说，在挖掘一些原始人所使用的石器，他对于这方面似乎有深入的研究。”

“他是村子里的学者吗？”

“他是位牧师，听说拥有一所教会，他向我说：‘我和一位研究原始人生活的朋友住在一起，有空请过来聊聊。’所以，我想去拜访他一下，你认为怎样？”

“他知道你是福尔摩斯吗？”

“嗯，是我告诉他的，我想这又有什么好隐瞒的呢？可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个村子的人都知道你和我的名字，常常有人问我：‘华生医生也跟你在一起吧？’看样子，这村子的人对我们两个有很大

的兴趣哩，我们一块儿去拜访他们如何？”

“好呀！那位牧师叫什么名字？”

“名字有点儿怪，叫赖文德海。”

于是，我和福尔摩斯就去拜访这位赖文德海牧师。但是，我们两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竟会因此而碰到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恐怖的“恶魔的脚”的怪事件。

牧师赖文德海住在村子的教会里，没有太太，年纪约三十三四岁，长得胖胖的，一张温厚和气的圆脸，充分表现出牧师特有的气质。他睁着圆溜溜的眼睛，向我和福尔摩斯表示由衷的欢迎：“难得二位光临，非常欢迎！”

教会中，那位和他住在一起研究原始人生活的朋友，名字也是怪里怪气的，他叫莫季马·杜里格尼斯。大约二十二三岁，瘦瘦的，皮肤黑黑的，个子矮矮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背驼得很厉害。当我一看到他这副怪样子的时候，感到十分怜悯。啊！真可怜，这不是一个半残疾的人吗？

牧师赖文德海和我们谈得很起劲，可是，莫季马·杜里格尼斯却默默地一声不响，一直在凝神思考。所以，当我们回到家里以后，我便试着向福尔摩斯问道：“莫季马·杜里格尼斯，名字怪，样子怪，我看他脾气也怪，你说是不是？”

“嗯，我觉得这个人好像有什么心事，而勉强抑制住痛苦似的；赖文德海牧师却是个爽朗的人。”

福尔摩斯立刻下了这么一个断语。

又过了三天，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我和福尔摩斯在早餐以

后稍事休息。

“到海滨去逛逛吧？今儿天气很好嘛！”

当我正在这样劝福尔摩斯出去散步的时候，忽然，从走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瞬间，冲进房间里来的，竟是牧师赖文德海和忧郁的杜里格尼斯，两人的面色都铁青着。

“福尔摩斯先生！”赖文德海牧师站住后，就以颤抖的声调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那是桩想象不到的怪事。你和华生医生搬来这里，也许就是神的恩旨，阿门！”

说罢，便用右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怪事”呀？即使真有这件事，可是，你目前正在静养，为了要及早恢复健康，是不能花脑筋去办案的，别去呀！

我以眼色暗示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好象领会了我的意思，而发出一阵苦笑。

没关系，不用担心。

他也以眼色这样回答我，然后，指着身边的一张长沙发，向赖文德海和杜里格尼斯说：“请坐。所谓‘想象不到的怪事’大概不是牧师先生所发现的，而是杜里格尼斯先生吧？现在，就请杜里格尼斯先生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吧！”福尔摩斯突然兴趣盎然。

“对……对……是我发现的……”

戴着墨镜的杜里格尼斯看来吃了一惊：“为……为什么你知道是我发现的？”

他结结巴巴地问。

这个时候,我心想:“嘿!这点我也知道呀!”

杜里格尼斯穿戴得很整齐,可是牧师呢?领带结得斜斜的,衣服也歪扭着,一看就知道是在匆忙中,慌慌张张穿上的。因此,一定是从杜里格尼斯口中听到那件“想象不到的怪事”后,慌忙地穿起衣服,飞奔到这里来的。像这样的判断我也能下。

还有一件事,就是杜里格尼斯不但样子生得很怪,而且又是个有口吃的人,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没有讲话;而现在更是气急败坏,面色苍白,连话也说不出口。

“由我来代替杜里格尼斯说吧,这是他告诉我的。”

牧师的脸色也泛青,他在长沙发的一端坐下后说:“昨天晚上,杜里格尼斯回到好久没有回去的瓦萨村家里。他家中有两个哥哥,一个叫奥恩,一个叫乔伊,还有妹妹布玲黛,他们经常都是在家里的。”

赖文德海一会儿握着拳头,一会儿又将手掌伸开:

“据他说,他们四个人曾经在餐厅的桌子上玩过扑克牌,而当杜里格尼斯回到教会时,已经十点多钟了。因为,他每天早晨都有散步的习惯,今天清晨也跟平常一样,到村子外面去做例行的散步。

“一会儿,他听到身后有马车飞奔过来的声音,就马上闪到路旁,同时回头张望,发现乘坐在马车上的是医生李查兹。他想这么一大早,医生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就在这个时候,医生向他招呼:

“‘杜里格尼斯先生,你家里好像有什么人得了急症,要我马上去,你要不要回去看一下?’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他说罢，便乘上李查兹医生的马车。

“到家里一看，竟发生了一件想象不到的怪事。

“餐厅的桌子上散乱着一副扑克牌，妹妹布玲黛死在椅子上；哥哥奥恩和乔伊两人，则在两旁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互相怒骂，一会儿又大声唱歌，完全成了疯子！

“李查兹医生一走进去，差一点便晕了过去，他蹒跚地走到窗口，将窗户打开。跟着，就赶紧将奥恩和乔伊两人带进寝室，替他们注射镇静剂。

“家中还有一位年老的鲍达夫人，很早以前便在这里料理家事，并且担任炊事工作。

“据说，她昨天晚上也跟平常一样，很早就回到自己的寝室去睡觉了，所以餐厅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一点也不知道。

“可是，死去的妹妹和变成了疯子的两个哥哥，三个人脸上都明显地露出恐怖的神情，然而，家中却没有被偷去任何东西，房间也没有凌乱的现象，的确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

“使一个年轻的小姐丧生，两个健康的男子成了疯子，那样可怕的凶犯到底是谁呢？

“杜里格尼斯已经吓得魂不附体，陷入极度的恐怖中，差一点就像他的两个哥哥一样发疯了。当他回到教会来，立刻就将这件事告诉了我，问我要怎么办才好。我对他说：‘那样不可思议的怪事，恐怕村子里的警察也查不出所以然来的。现在，刚好福尔摩斯先生和华生医生都住在我们村子里，何不马上去请两位来帮忙呢？’

“这样，我才和杜里格尼斯一起赶来这里的。”

牧师喘着气说着，默默站在一旁的杜里格尼斯的脸色还是青青的。

这的确是一桩“想象不到的怪事”，必须安静养病的福尔摩斯，对于这件事要怎样处理呢？

我一面这样想，一面看了看福尔摩斯。这时，他眼睛发出闪闪的光辉，我知道，他那敏锐的侦探触角已伸出来了。

“唔，实在是一件想不透的怪事，这里面似乎隐藏着一种极其神秘的谜团，我很想要把这个谜解开。……杜里格尼斯先生，我有几点想请教你，你慢慢地回答我就可以；不要太激动，不要过分紧张。”

福尔摩斯本人也一字一句地慢慢地说着，杜里格尼斯听了以后，点了点头。

“好……好，把我所知……知道的，都……都说出来。”

他用颤抖而又结巴的声调费力地回答。

福尔摩斯凝视着天花板，舒展了他那侦探神经，静静地问道：“你们四个人昨天晚上在餐厅里玩过扑克牌，就请你先把玩扑克牌前后的情形讲给我听听。”

“在……在玩牌之前，我们先吃晚餐，九点左右，才开始玩扑克牌。到……到了十点十五分，我说：‘我要回去了。’于是，便离开了。当……当时，他们三人还围在桌子上，很高兴地……继续在……在……在玩扑克牌。”杜里格尼斯说得满头大汗。

“谁送你到大门口的？”